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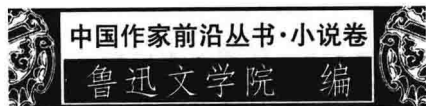
鲁迅文学院 编

曼琴的四月

宣璞◎著

美术摄影出版社

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鲁迅文学院 编

曼琴的四月

周瑄璞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琴的四月 / 周瑄璞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3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ISBN 978-7-5469-2193-8

I. ①曼…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9585 号

中国作家前沿丛书·小说卷

曼琴的四月 MAN QIN DE SI YUE

著 者	周瑄璞
主 编	施战军 于文胜
责任编辑	张好好 张筱谨
特约编辑	郭 艳 邵 筐
封面设计	党 红
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邮 编	830011 电 话 0991-3773964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193-8
定 价	26.00 元

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 新疆旅游书店(<http://xjdzxy.taobao.com>)有售,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

目 录

contents

与爱情无关 / 1

须 眉 / 56

曼琴的四月 / 101

失踪的秘书 / 145

在 一 起 / 174

流 芳 / 221

Z,你终于离开了我,正像你曾说过的那样。

“如果有一天我没有钱了,会自动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你边开车边说。那时我只看到你右边的侧面,我没有考虑它的可信性。我总认为,恋人在恋爱状态中说的话大都是矫情的卖弄的不可信的,不管你说要离开我还是永远爱我,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总是在路上,总是在从一个地方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去的路上。那个位于友谊东路上的饭馆是我们的餐厅,那个南郊远离市区的流园是我们的家,只是我们不去的时候,总有人要占据我们的床,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男女,总之任何人只要有钱就能够打开那里的门。

现在,我们都不再属于对方了。我成了另外几个男人的亲密女人。

爱情是那样的充满戏剧性。我们总说那些戏曲和影视剧太过于情节化,太过于巧合,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上演这么多故事,那些高明的编剧怎么知道他要这么编呢?生活中,谁都不知道我们下一步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样的故

事,会因什么而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

那时我们矫情和放纵自己,总认为只要我们彼此相爱便能永远爱下去,我们不知道,爱情原来是那么脆弱,爱情原本只是一阵风一簇火一种内心的感觉,任何的海誓山盟任何的道德约束都不能够控制爱情,只有两个人热切地想见到对方才能维持它,有一天这感觉没有了,那曾经最重要的东西就会无影无踪。我们总认为不能没有对方,失去了对方天会塌下来。其实,什么也没有损失和改变,太阳照常升起,一天一天,人们不停恋爱,乐此不疲,轰轰烈烈的誓言层出不穷。

爱情是那样的轻薄,就像一片羽毛,它还要受制于那么多东西,它受制于自尊受制于生活水平受制于房地产风云受制于官场变化受制于宏观调控受制于国计民生受制于一切与爱情无关的东西。

2 没有目的地,我们有的只是车窗外飞快掠向身后的风景,我们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地策划着一场私奔却又被现实的责任牵制。你说你正在患着爱情狂热症,只有我们两个到一个地方住上三个月你的病才会好。我们描绘着永远不会有的未来,我们还说到孩子,那时你天天都在焦虑,害怕失去我,所以你想要我有一个孩子,你觉得那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你爱的女人生了个孩子,爸爸是你。而有一天我开始焦虑的时候,也作好了生一个孩子的打算,我甚至为除你之外所有人编好了谎言,好让我从现实生活中消失一年,回来的时候,带来一个美丽的小宝宝,挖掘一个隐秘的住所,藏着一个艳情而凄美的故事,就连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为了这个见不得人的孩子引来的关于名誉和经济的纠纷都是那么让人心醉而迷人,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每天化好了妆穿得漂漂亮亮别的啥也不干,专门与各种各样的人闹不同的纠纷扯没完没了的关系制造环环相扣的误会。那些电视剧里,想分开该分开的人总也分不开,一集一集地纠缠下去,子子孙孙无有穷尽,真令人羡慕。当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得焦虑不安的时

候,他想得最多的便是孩子,想用孩子来将对方牢牢控制在自己的生活中直到他认可的永远。

昨夜,我又从梦中惊醒。我梦见你的头发全白了,而我也老了,满脸皱纹。而你说过,我就是满脸皱纹你也会爱我的。

“哈哈,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是叶芝说的。”我大声笑了。

“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这是杜拉斯说的。”你也笑了,“别以为我不会说几句名人名言。”你的笑中带着一丝对我的嘲弄。我知道你轻看那些引经据典的人,在你眼里,经济是硬道理,没有钱的男人就不能奢谈爱情。

“在当今这个社会,要想维持一段爱情,要有钱,有时间,当然还得有个好身体。”你说。

“这些你都有,对吗?”

“不,我只有一个好身体。”

大钟表响了两下,午夜2点。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总忘了问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到大钟表响吗?如果能听到,我们约定一个时间,一起静听钟声响起,一起在心中感受着我们共同的爱情。可是我总忘了问你,在我们相守的那一百天里,在我们每天通电话的几十分钟里,我都没有时间问你,我们忙着证明我们的爱与别人不同,忙着一遍遍做爱,我们误认为你是性欲超人。我们都错了,这世上一切皆有定数,我们竟想着爱情能够打破常规。那时没有人提醒我们,像提醒贪吃的孩子一样:当心啊,你们俩。可是,那时就算有人提醒,我们是不会听的,我们会认为他别有用心,我们会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孩子不到闯祸的时候是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愚蠢的。

不,不是的,你不爱我了,你只爱了我一百天,一天都不多。正像那一百天内,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你狂热地接近我一样,爱情魔力骤然消失,咒语解除,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你再来到我身边。男人

的热情只有那么多,有的人将它们分散在几年内爱一个人,有的人追求刹那间的狂热与燃烧,你是后者。

初次见面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你的电话时还是有些意外,我不记得你是谁了,直到你说出名字。我正在从乡下演出回来的路上,你大概听出了我的疲惫,便礼节性地说了几句话就挂机了。

从这一天开始你每天给我至少打一个电话,直到几个月后你对你的未来、对你爱的能力彻底失望为止。

谁都知道,人的毛病是惯出来的,你把我惯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贪得无厌,到后来,如果早上9点没有你的电话或短信,我便心焦难忍,愤恨难当,担心你变心了,你累了你烦了你后悔了,你痛下决心再不会爱我这个没有新意的女人了。在你突然打来的电话里,我表现得冷淡而不稀罕,口气是轻描淡写的,可我眼里含了泪水,心异常跳动。

第三天你又打来电话,星期六的上午,我在家里休息,你说你刚从工地上出来。我开玩笑地问你,这几天到处都在说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你拖欠吗?你说你的大楼刚开始挖地基民工都是新来的,还没有涉及到工资的问题,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很复杂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简单,如果不是有扯不清的几角债谁也不愿意拖欠民工工资,除非他的心不是肉长的。你又问我在家里干什么,我马上说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锲而不舍地打电话,直到有一天你说,你要请你家乡来省城开会的一个当官的吃饭,希望我能作陪。

二

艺术家、戏曲演员、唱戏的、戏子,人们根据自身修养的深浅,根据对我们的善恶程度和我们在交往中使对方满意程度来称呼我们,

在我们面前，他们多用前两个，在身后，他们更喜欢用后两个。

你们行外的人，哪里知道我们行内的门道呢，你们只认为我们能在舞台上风光无限，哪里知道这小小的舞台有着无尽的人生内幕与秘诀，有阳光就有阴影，有光荣就有耻辱，有热闹就有寂寞，有甜蜜就有辛酸，有喝彩就有起哄，也和人世间的一切一样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出名的不出名的出大名的出小名的获奖的不获奖的有靠山的没靠山的，都得分清，这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而我，早已将这一切领略得心悦诚服，其实我早已注定是个没有前途的戏曲演员了，我已没有可能得到哪怕最低级别的一个戏曲奖，因为，我早就认命了，也就是说，我知道了什么叫功夫在戏外，我知道一个演员除了要有扎实的功底之外，还要有永不熄灭的热情去周旋去交际去碰运气，去主动争取一切机会甚至去抢夺，要有永不停息的欲望与这个世界上你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人与事打交道，要明白没有人将什么东西主动送到你面前。而我不行，我总是坐在家里等待好运来敲我的门，就像等待你的到来。总之，我的前途和我的婚姻一样，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如果用书面语官方语表达，我更愿意简单地说，在几年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有美好前途的机会和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婚姻。

只是现在，我早已从舞台中央那个灯光聚集的可爱人物变为站在边上的一个摆设，这让我苦不堪言，我渴望解脱这种尴尬，早日将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那情窦初开的少女，那陪衬主角的小丫鬟应该有一张年轻稚气的脸而不是我这样的。我经常用我舒缓而低沉的声音向领导争取，让我走下舞台吧，我宁愿干些杂活打个下手作个行政人员，于是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身兼两职：跑龙套的演员和一份《戏剧人生》内刊的编辑，那是我所在那个剧团的一份研究性杂志，如果资金正常的话，一个季度出一期，资金不到位一年也出不了期。

我知道人应当知趣明道理，你一次又一次打电话肯定不是为了向我问个好，你只是想接近我罢了，而一个男人想接近一个女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晚，我答应去吃那顿饭。我以为你会像其他人那样给你要请的人介绍，这是著名的地方戏演员温水阳，将著名两字说得夸张而戏剧化，我的脸上会带上惯常而优美的尴尬微笑，而你并没有那么作。

还远不到时间，你打电话问我在哪里，要不要去接。我说不用，我会按时或提前五分钟到的。我是一个守时的人。我直接进了你说好的那个包间，只有你和你的一個合作伙伴，后来我知道他叫李百胜。你们两人用目光迎接我无声地踩着厚地毯走进来，你还是吃惊了，为我在灯光下化的淡妆，为我训练有素的简直像是与生俱来的羞怯的笑，我惯于使用这笑，我知道这种笑容是我对男人的杀手锏。

你家乡的那位人物来了，我们三人起立欢迎他，他矜持而得体，带来了司机、秘书等几个人。你仍然向他介绍我是你同学，他也是笑笑而已。

你要让这位领导在家乡为你的哥哥办什么事情，你和李百胜不卑不亢地向他敬酒，不温不火地歌颂他的英明和廉洁奉公，歌颂他在你家乡百姓的心目中是个如何高大的形象。他答应可以考虑你哥哥的事。

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不避我？包括后来你事业上的很多细节，你和谁见面，谈的什么，结果如何，设想是什么，你都要细细地告诉我。

你们说吃完饭再到下一个地方去唱歌，我提出我要回家，于是你让李百胜先带着那位官员去那里而你送我回家。

在楼下你和李百胜开车去的时候，那位官员问我，你是他什么时候的同学，我说是某个培训班的，他好像相信了，又问我在哪里上

班,我说我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他眼里露出同情和怜惜的目光。

说我压根不相信你会没有钱还不如说我压根就不信你会离开我,那时我还没有为爱而焦虑并且还不能理解你的焦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天天见面你还是要害怕失去我,等到有一天我能够理解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我知道大多数男人在讨好另一个女人时都会说他的性生活是多么缺乏,我并不在意你的这些话,X在得到我之前说他已经两个月没有性生活了,好像那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故。

你让我参与你的生活,你带我和别人去谈事情,你带我去你的工地,你让我在车里等你10分钟你去给他们布置工作,那时想必工地上的人都知道在你的车里坐着一人女人在等你,有时你干脆让我到办公室等你,让我在一边看着你听他们说工程的进展。你给我看你的大楼外观图,那大楼豪华得像一个梦境,你说这座大楼建好后将是本市最风光的休闲娱乐购物大厦。你描述它的前途就像在描述咱们未来的爱情一般。

你请的设计师从南方来拿他的设计费了,你要我和你一起请他吃饭,你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爱上他。”我说:“你的担心太多余了,就算我爱上他又能怎样,他就会爱上我吗?除了你之外,谁会把我看得如此重要。”

有一天,你打来电话,问我,你猜我正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你说你正在给我写信。我说别逗了,现在谁还写信呢,再说咱们不是天天见吗?你说你必须写,并且还要交给我,你现在正在打草稿,完了还要再誊一遍。我说那就把草稿给我算了,看草稿更真实。于是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你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你应该知道,现在还有哪个男人给女人写信呢?你会后悔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收回去还来得及,不要等到将来后悔。”我并没有接那信。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你不愿接受，是吗？”你的手僵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也僵了。

“不是，我是为你考虑，你可以作个调查，现在哪还有成年人、尤其是~~有家庭有事业的男人~~写情书呢？你不怕带来什么后果吗？比如，我会拿着它找你的妻子，作为要挟你的证据。”

“我巴不得被你要挟呢。”

你脸上的表情让我不得不马上接过那张纸。我展开来一看，笑了。

“天哪，你用你公司的财务结算清单写情书，正反两面写，真节约，写在这些表格上面。”

“我说过这是草稿，你非要要这个嘛，我本想跑遍全市，买来玫瑰色的纸再抄一遍呢。”

“这样也好，现代社会就是要清算一切，我现在看还是拿回家看？”

“现在看吧。”

我看信，你看我，将自己隐藏在烟雾后面。

“看完了？”

“看完了。”我故作轻松地说，“你的心愿我知道了，如果你后悔，现在把它拿回去还来得及。”

“有病。”你温柔地说。

“人的欲望这个话题，好像我们一见面就提到了。”我说。后来我一直在想，当时在那样一个饭桌上那么多人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就展开这个话题呢？我们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吗？

“也许，人生的一切幸福和痛苦全因欲望而生。就拿我来说吧，从小的愿望就是走出大山，看看山外面的世界，考大学的时候，坚决不报本省的学校，第一年的分数可以报师大，我就不上，一是不想像我爸爸一样当老师，二是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第二年考上东北那个重点，高兴死了，你知道从陕南到那里去要走几天，要倒几趟车，现在想想都可怕。进大学后想，毕业后能分到大城市，对我这个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孩子来说也就行了。毕业后把我分到了建筑工程行业，

戴个安全帽天天跑工地,就受不了,想有个更好的工作,想办法调到银行,想着这下可以安生了,找个老婆成个家,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可看别人都下海挣钱了,咱也试试吧,干了快十年还行,有苦也有乐,我想着再没什么烦恼了,没想到还有爱情,有了爱的人得不到还要焦虑。”

三

每一个男人向女人进攻,都是以最终接近身体为目的,自然,你也不例外。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前三天通知我,你要给我过一个生日。我问怎么过,你不说。

你曾经试图让我明白,这城市到处都有酒店每个酒店都可以开房间,你也表示你晚上可以不回家。我不接你的话,一见钟情的是你不是我,我只是有些依恋你的车接车送,只是想和你坐在车里亲密地待在一起,说话,拥抱,有限地亲吻。你表示这是对你的折磨。

我知道,躲避不过我生日这天。

前一天,你没有露面,只是给我打电话,报告你的行踪,天快黑的时候,你说你在南郊,在为我的生日做准备,你不肯透露更多的信息。我问,你是在为我策划一台节目吗?有人点蜡烛有人唱生日歌?你说你没有那么无私,你要单独和我在一起。我问要多长时间?你说随我,也许几个小时也许几分钟也许我看一眼就会转身离开全看我的接受程度。

“我要是不接受呢?”我问。

“我不会逼你。”

“我想再拖延一段时间,我们只认识一个月。”

“现在一切都在提速,一个月三个月又有什么区别?”

“你想好撤退的方法了吗？”

“什么撤退的方法？”

“第一次见面时你说，很多男人在进攻之前就想好了怎样撤退。”

“那是说我的朋友们。”

“那你呢？”

“我爱上一个人后，要作的就是阻止她撤退，而我只有进攻。如果我知道你在乎，当初就不会说了。”

说好第二天，我只到单位露一下面就给你打电话，你来接我。我第一次打电话，你说，还得一会儿你手头的工作才能完，半个小时后再打电话，你说，天哪急死我了，马上出发。我以为你在忙工作，便说着急。你急急忙忙赶来时，已经快中午，你说你从南郊来。车前面放着一朵玫瑰花，你拿起来送给我，我看到你手背上有几个血道道，我问是怎么回事，你笑笑不说话。

吃饭的时候，你看着我，心神不定，你说你在想吃完饭后的节目。

我也在猜想，但我要装出平淡的样子。

我们只喝了一点红酒，我在提高警惕。你让服务员将酒和剩下的几个小点心打包，送到210房间。我听到了，但装着没有在意。我知道箭在弦上，这里离市区已经很远。

你掏出房卡插入锁孔，绿灯没有亮，再试一次，仍打不开。你叫服务员，走廊里没有人应。你说，我到前台去问一下。

你像孩子一样跑下楼去了。走廊里非常安静，地毯的花纹高贵而沉稳。我能听到自己心跳声和血管里的流动声。现在走掉还来得及，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爱上这个男人，他只是用他疯狂的爱劫持我，他只是想把我感动得不好意思驳回他的进攻，而我还不能接受和一个不爱的人上床。

偷偷走掉，你一会儿回来见不到我，四处找也找不到，终于确认我不是开玩笑而是真走了，你会是什么样子，会生气，会骂我，会说，

这个戏子。你会这样吗？

有急促的脚步声，你急急走来，身后跟着服务员，轻轻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她们见得多了。她为我们把门打开，房卡交到你手上，退了出去，轻轻关上门。

你从身后抱住我。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爱我，但希望你能感动，不要马上离开。”你打开了灯。

如果我请一个作家将那天的情景描述出来，作家和读者都会撇嘴说，吹牛，自恋，卖弄。

映入满眼的，全是玫瑰。洁白床单上，撒着玫瑰花瓣；窗下小桌子上，蛋糕周围插满了玫瑰；我身边柜子上，堆满了玫瑰；镜前写字台上，放满了玫瑰。上述的所有地方，除了玫瑰，还有百合。

“这是我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工作。”你说。

我企图摆脱这种醉人的情绪。“蛋糕上的玫瑰是多少，99朵吗？”我像小市民一样故作天真地，只是想逃离这种情调。

“你数一数吧。”

我虚张声势地数玫瑰，你坐在对面看着我。

没有香味，满屋子的玫瑰百合，却没有一丝芬芳。

你燃起一支烟，我余光看到打火机上的火苗在微微抖动。

大棚里栽种的玫瑰。

也许，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了带香味的玫瑰了，这世上所有的花都不再芬芳，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时候，花的芬芳已经多余。

终于数清了，99朵。

“啊，太感谢你了。”我站了起来，你也站了起来，在我的对面，你没有立即进攻，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像个孩子，经过一场长跑，累了，需要大人的安慰。我有些尴尬，还在心中和自己挣扎，却不得不走到你面前拥抱你。女人理论上可以坚守自己，但不能拒绝一个人用金

钱堆积起来的情意,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懂道理的女人。

现在想来,我是那么后悔,我那天对你的拥抱是那么轻型的礼节性。等有一天我想在那么多玫瑰中深情拥抱你时,你离开了我。

你将我抱起来,放在床上。百水竞流归大海,所有男人,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

“不,不,让我起来一下吧,我要上卫生间。”我需要拖延时间。

洗手池里是玫瑰花瓣,转身看浴池里,也撒了玫瑰花瓣。

头有些麻木,那时的我,还没有切实感受到,这一切与爱情有关。就像一个人受到猛烈袭击时他搞不清这是为什么。

“请你理解,由于我的实际情况,面对各式各样的男人,我必须给自己制定一些原则,订出一些标准,否则,就太滥了,你明白吗?”

“明白。”你无奈地说,“我在你认识的男人中不是最优秀的,我不值得你打破自己的原则。”

“可你是对我最好的。”我说,“真的,没有人再这样对我了,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了,社会越来越现实,男人会计划好产出、成本和回报。”

“我也做好了没有回报的准备,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这个道理,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么高不可攀,一点都不,其实你我都知道,一个男人要想得到我不一定做这么多,可我还没感觉,知道吗?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坚守的了,我只想遵从我的感觉,你能理解吗?”我流泪了,“总之,我是有顾虑的,你愿意听吗?”

“你说吧。”你点了一支烟,吐出一缕烟雾,将自己的脸掩藏起来,我看到你的手微微发抖。

“第一,我怕我后悔,我怕我一出门就后悔,女人的后悔,你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一时冲动委身于一个人,事后想起来就非常痛心;第二,我怕失去,我怕得到你之后很快会失去你。”

“怕我像别的男人一样只是为了占有一个女人吗？占有之后，不再珍惜？”

我点头。

你笑笑，“你还这么幼稚，说说你的第三怕吧。”

“我怕……”我迟疑了，不说下去。

“怕染病。”你替我说了出来。

我点点头。

“滚远滚远。”你轻声而嗔怪地说着，却自己滚到了床的另一边。不再理我。

房间里的灯不知何时已经被你关了几个，不再那么明亮刺眼。你是不是昨天便在这里演习，用鲜花和灯光排练今天的故事。

你用一只枕头蒙住头，好像是从远处发出声音：“这么说来，我是个骗子，我给你说的都是谎话假话，我带那些当官的去找小姐，我在一边等着，我和小姐打扑克聊天，等着他们完事后我付钱走人，这些都是假话？我手机里存着好几个小姐的电话，如果你愿意可以打电话问问她们，她们每到过年过节还给我打电话问好呢，你要打吗？”

我摇摇头。

“唉，我也真是，竟要你打电话求证。也难怪，咱们才认识一个月，虽然我给你说了那么多，把心掏给你，但你有权怀疑。而现在，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是我们县上当年高考理科状元，我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家庭，正常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生意人就怎么样，都是那些文艺作品，总把生意人捏成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穷文人！反正不管怎么说，性病是没有的，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考验期延长。”

躺下，分开，激动或冷漠地等待侵入。让人迷恋与可耻，尤其是还没有爱上他的时候，充满了心灵的自责和肉欲的好奇，感到自己